

中國現代小品經典



灌木集

李廣田



# 灌木集



# 冀新登字 006 号

选题策划：王亚民 牛素琴

主 编：钟敬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仁 王德宽 朱金顺 刘 勇

钱振纲 徐 健 郭志刚 蔡清富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

灌木集

李广田

---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 7·5 印张 123,000 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6.10 元

ISBN 7-5434-2133-x/I · 116

責任編委：錢振綱

責任編輯：潘海鷗

特約編輯：沙惠榮

封面設計：張子康

#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序

郭敬文

---

现代中国是处在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转形期！从19世纪中叶起，由于列强的政治和经济的侵略，我国社会从末期的封建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了现代（五四运动以后），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急剧了，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残余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现象，直到1949年才告结束。它揭开了社会历史的新篇章。

在上述这段时期里（1919—1949），中国思想、文化，随着政治、经济等的剧变，也起了相应重大变化。在五四运动前后产生和迅速发展的新文学活动就是这时期文化上大变化的一种有力表现。

小品散文是新文学中的一个门类。新的小品散文作品，随着新文学的兴起而产生和发展，而且曾经被当时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称为成绩比较突出的文学门类。

首先，这时期的小品散文作品集在数量上相当多，虽然没有严格的统计数字可据，但大体估计，总有近五百种吧？问题还不仅仅在数量上。这个时期的小品散文作家，由于各自家庭出身、个人资质以及教养、经历等的种种不同，使他们的作品，从主题、题材到艺术风格等都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状态。

这一时期作家们的作品在思想、情趣上，有的激进，有的热烈，有的幽默，有的凄婉，有的闲适，……在风格上则有的刚健，有的剽悍，有的清新，有的浓艳，有的淡素，……这些各异的形态，真如百花园里的群芳，颜色有红、白、蓝、黄，形体有肥、瘦、重、单，香气有强、弱、浓、淡，……乍一接触，使人大有目迷五色，耳惑五声的感觉。

自然，这些纷繁不一的作品，从质量上看，有些是很卓越的，有些则比较一般；从反映时代的精神上看，彼此颇有强、弱、深、浅之分。但是，它们是同属一个时期的的文化产物，不管彼此有怎样的距离，总不能不少地带着同时代的社会色彩。何况既是成名作家的作品，在艺术上就都应

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吧？这就使它们在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乃至七十多年之后，还有一定存在价值的原因。

现在的多数读者，对于这些情思和风格各异的历史上的作品，也可以有些不同的态度。他们对于那些时代精品，除了领会它的思想、情趣之外，还可以深深品味它的艺术风格。对于那等次稍低的作品，在内容上可以了解作者的心态，艺术上也可以领略它们的某些长处（如果一点长处也没有，它就不应入选了）。总之，作为一种时代的艺术心声，这些作品多少是值得一读的。

这只是就一般读者说的，至于对于那些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乃至文化史家，它们的作用就不只于此了。他们既可以从这大量的作品中诊出那时代的脉搏，还可以对于某些作品进行专精的研究，以求得对当时某些作家们的精神风貌和时代习尚等的理解。

由于上述的原因，我觉得今天河北教育出版社下决心编纂、出版这套丛书（多数已经绝版多年，现在一般图书馆也不大容易找到的散文集子的汇集），是一种真正有裨益于繁荣新时代文化事业的好事！我想海内外人士及一般读者对此都应有同感吧。

1992. 6. 23 北师大

## 编辑例言

---

一、本丛书以选编小品散文集为主，兼及其他类别的散文集。计划选编著名作家和不同思想倾向、艺术流派作家的散文集百余种，力图为读者提供历史上不同情趣、多样风格的读物和研究资料。

二、依据本丛书的计划，酌情选编了有一定代表性又不容易找到的散文集。为了使更多作家的作品入选，每个作家入选的散文集不超过二种。望读者以历史的眼光阅读、考察。

三、本丛书所收的散文集，原则上采用初版本，初版本难于找到的，选用了再版本。编者对原书的文字一般不做改动，仅对明显的错字做了校勘（校正文字用〔〕标出）。有少数健在作家

的作品收入本丛书时，作家做了一些必要的改动。

四、为了保持所收集子的原貌，有个别散文集原附有诗歌、小说或译作，本丛书不做变动，照样收入。

五、本丛书一般是每集一册，但因具体情况不同，也有少数作家的两个集子合编为一册的。

# 序

---

这是我的散文选集。这些文章是从已经出版的几个集子里选出来的。这几个集子的名字是：《画廊集》（一九三六），《银狐集》（一九三六），《雀囊记》（一九三九），《圈外》（一九四三），和《回声》（一九四三）。

由于近来兴趣的转移，虽然仍旧继续写作，但像过去这样的文章恐怕不会再有。年龄的增长，生活的变化，在在都使一个人风格改变。时间过得真快，计算起来，我已经将有将近十年的习作过程，为了要把这一个段落作小小结束，我编成这个选集。

能把自己的作品编印成书，这总是一件乐事。但当书既印成，尤其当过了多少岁月而再回头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便不能不感到疚心，因为其中

稍可满意的固然也有，而太不成器的东西也许更多。为了把一些太不成器的东西加以删除，为了使自己看起来稍稍安心，我编成这个选集。

而且，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自己能细心改正自己的文章是一件有趣而又有意义的工作。不但目前刚刚写成的作品要细心改正，即当重读旧作而发现当年所写那些繁冗芜蔓之处的时候，也不能不像批改学生文卷似地大事裁汰。在这个选集中，虽然有些文章是选入了，其中经过改正的却也不少。是由于这个选集，才使我有一次“改过”的机会。

为了给自己的作品划一个段落，为了使自己看起来稍稍安心，或为了使自己有一次“改过”的机会，等等，说来说去，还只是为了自己。除却为了自己，对于别人，甚或对于自己以外的甚么其他，是否也还有什么用处呢？这个我就不很清楚，我想是不会有什么大用处的，因为那种既可经世济民，又可垂之永久的文章，我这里是一篇也没有。我常常在私心里藏着这样一个比喻：比之于那高大而坚实的乔木，我这些小文章也不过是些丛杂的灌木罢了。灌木是矮矮的，生在地面，春来自生，秋去自枯，没有矗天的枝柯，也不会蔚为丰林，自然也没有栋梁舟车之材，甚至连一树嘉荫也没有，更不必说什么开花与结果。顶多，也不过在水边，山崖，道旁，冢畔，作一种风景的点缀，可以让倦飞的小

鸟暂时栖息，给昆虫们作为住家而已。我想，我这些文章也不过如此罢了，因名曰《灌木集》。

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昆明。

目  
录

种菜将军	.....	(1)
野店	.....	(7)
枣	.....	(12)
悲哀的玩具	.....	(18)
雉	.....	(23)
道旁的智慧	.....	(28)
怀特及其自然史	.....	(34)
平地城	.....	(44)
桃园杂记	.....	(50)
花鸟舅爷	.....	(57)
老渡船	.....	(63)
上马石	.....	(69)
柳叶桃	.....	(74)
看坡人	.....	(84)
扇子崖	.....	(93)
井	.....	(104)
马蹄	.....	(106)

树	(108)
荷叶伞	(111)
绿	(114)
通草花	(117)
雾	(120)
山水	(126)
山之子	(132)
回声	(143)
谢落	(150)
宝光	(161)
扇的故事	(164)
威尼斯	(171)
冷水河	(176)
江边夜话	(182)
礼物	(192)
两种念头	(199)
悔	(204)
到橘子林去	(211)
一个画家	(220)

## 种菜将军

---

去年秋天，不知为什么我又回到故乡去了。刚到家，便看见父亲匆匆忙忙是正要出门的样子，老脸上一副愁容，颇使我无端地有点担心起来。问父亲要到哪儿去呢，只说“要去给伏波穆将军送丧”，并不再问及我的行止，就沉默着独自出门了。

“伏波将军真可以算是无福的人了，”父亲去后，家里人们这样说，“如死在当年，真不知要有怎样热闹的殡仪呢。”不曾得到死耗，却只由传闻而知道今天是将军的殡期，从将军咽气时起，到今天才有两日，据说，是打算于不声不响中把将军送到祖遗的墓田去。“显赫一时，也终于如此完了。”说话人带着叹息。

伏波将军的生平我知道得不甚详细。但从最

初的记忆起，就知道是一个极忠厚，极勇敢的军人，称作“将军”，也不知怎样缘起，自始至终，也不过一个乡间的民团团长而已。自己十几岁时，住在乡间，是常常见到将军的，那时候，大概也就是将军最负盛名的时代。将军的营寨，距我们的村子不远，夏秋两季，青纱帐起，正是巡防时候，常于傍晚，听到军号声从野外响来，于是有多少村中男女，都推下饭碗而出来站街一望。将军骑一匹青骢大马——其实，这时候已经是下马而步行了：这个乃赢得了乡下人的好言谈，说是做了高贵的显官儿，还要下马过庄，真是罕见罕闻的事，于是又有人更进一步说，距村子还有半里之遥，将军就脱帽下马了。

事实是这样的，无论将军是着了长绸衫，大草帽，或着了满饰金章的军服，与军帽，只要经过一个村落，就一定可以看见他的又圆又亮，而又满面红光的大脑袋。那面色红得可爱，人会说那就是他的福气之所在。一对眼睛，也许嫌小些，不甚威武，然而那里却满含着和气的光彩。只要有人——不论什么人，村长地保之类自不待言，就连荷蓑牵牛者流也是同然，——同他一招呼，就可以看见那一颗大头倾向路旁点了又点，一朵微笑早已挂在嘴边，丝毫不带做作的意思。也许又从什么地方捉来盗匪了，也许又从那儿牵来赌徒了，也许只是各处走走，随便走走，也就可以镇压四方了。真的，谁

还不晓得“神枪穆爷”呢。“神枪”这绰号响遍江湖；一般走黑道人听了都怕，不但怕，且也敬服。一手两把匣枪，曾只身探过匪窟，三十个不能靠前，却被他击毙十数。曾杀过多少，也放过了多少，总说是在他手下不许有一个屈死的灵魂。

乡下人也总喜欢讲这些，总爱把伏波将军的为人当故事来讲论。讲伏波将军的前代，他的祖父，父亲，都曾作过显达的武官。讲伏波将军当年怎样在自己家里练习枪法，用一只煤油筒拴在高高的树顶上，每早要射击十把。讲伏波将军怎样慷慨好义，除却官兵之外，食客养到百八十之众。讲伏波将军在作战时怎样受神的护持，连风雨雷霆都作将军的助手。于是又有人讲，伏波穆将军就是三国关公的后身。乡下人最爱谈论的，恐怕还是将军家里的阔绰吧，好像他们都很熟悉将军家里的一切。将军家里有两辆轿车，三辆大车，一辆马车，另外还有三乘轿子。拉车的好马十二匹，骑马八匹，这些马又都有很好的名色，譬如有一匹叫做“乌骓”，有一匹叫做“黄骠”。似乎还有一匹叫做什么“下海龙”……此外呢，还有一头顶好的黑毛驴，名字好像是“草上飞”之类，是专为了传递来往信息的。有时候，这些车辆马匹会全体出动，譬如有什么盛会，看社戏，赶香火，或是到县城里去给县长拜寿。自然了，这一行都是将军的眷属。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她们坐轿子，而每人又各带一个